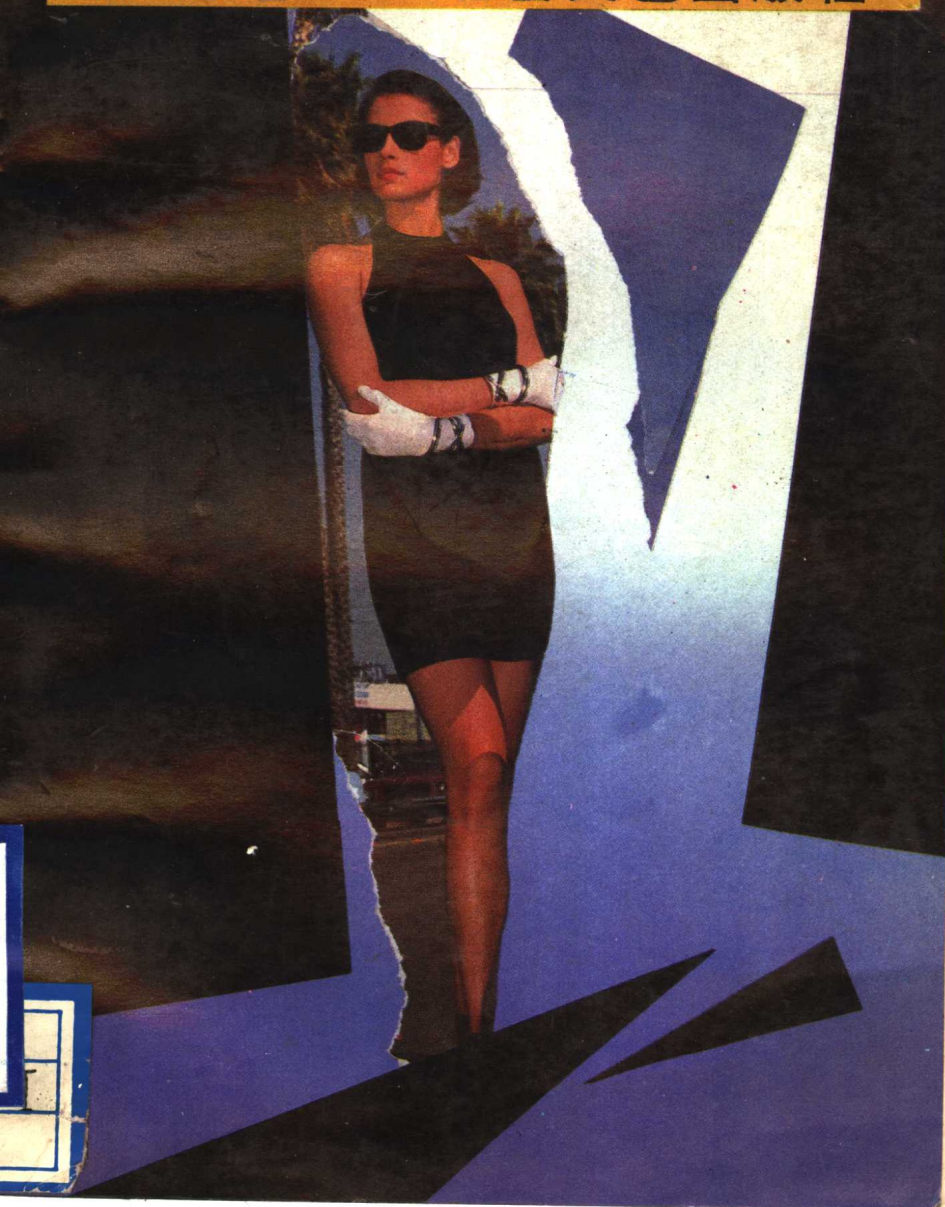


南洋女謀

● 张 健 著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(晋)新登字2号

南 洋 女 谍

张 健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晋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75 字数: 140千字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册

ISBN 7-5378-0696-9

I·674 定价: 3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远洋货轮“长城”号带着绝密“DOR”测试的艰巨任务，离开了沿海城市S港。航行途中，合同船医尤俊患了急性盲肠炎，便漂浮到印度洋上B·L岛“欧里昂”医院进行抢救。

在“欧里昂”，尤俊陷入了裸体女郎设下的圈套，彼此进行了一番灵与肉的交易后，尤俊返回了“长城”号。于是，一系列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：海员陆志森潜水观察测试数据时，竟打捞上来一箱子海洛因；电报助理温嘉良在收到译不出的密码时，突然失踪了；救生艇里，竟藏匿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黑人……

小说语言朴实，手法新颖，描写细腻逼真，情节曲折动人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每一艘远洋航船，都是一片游动着
的国土。这里，既有看不够的山海
奇景、载不完的友谊盛情，更不乏险
风恶浪、刀光剑影……

——摘自随航日记

目 录

一、“欧里昂”陷阱.....	1
二、绝密 DOR	19
三、海上抢救.....	27
四、灵与肉的交易.....	39
五、“海洛因”风波.....	56
六、失去平静的夜.....	76
七、电报助理失踪.....	96
八、蛛丝马迹.....	108
九、奇怪的偷渡者.....	128
十、孽海有边.....	143
十一、体温，安乃近之谜.....	156
十二、海盗与“半哑巴”	170
十三、风暴中的幽灵.....	180
十四、一网打尽.....	195

一、“欧里昂”陷阱

恍恍惚惚，他仿佛浑身生出了色彩艳丽的羽毛，两肋长上了挺拔有力的翅膀。他轻飘飘地飞呀飞呀，飞越了崇山峻岭，飞过了汪洋大海，飞到一座金壁辉煌的城堡。

悦耳动听的鼓乐声中，衣冠楚楚的文臣武将列队迎接，夹道欢呼。尊贵的国王起立宝座，授予他一支法力无比的权杖，取下珠光宝气的王冠戴到他头上。他忘乎所以，乐不可支……忽然，一缕青烟，一道闪电，腾空而起，威严慈善的国王幻化成一位容颜俊美的洋女：碧眼、金发、秀鼻、樱唇，婷婷玉立站在他面前。蝉翼般的粉色纱裙，遮不住峰起双乳，纤纤细腰，圆润隆臀。

迷人的洋女含情脉脉，香气飘溢，软绵绵扑到他怀里，……啊啊，天赐良机，稍纵即逝。紧紧拥抱，狂热亲吻，他陶醉了，瘫软了……

……船医尤俊终于从甜蜜的梦中醒来，极不情愿地微微睁开沉重的眼皮。他竭力回忆着扑朔迷离的梦境。是在哪里呢？他狐狐疑疑地问着自己。他想坐起来，却翻不过身，只好仰躺着环顾四周：乳白色雕有细微玫瑰花形墙壁的天花板上，一盏镀银伞式吊灯，宽大明亮的茶色玻璃落地窗，垂挂着淡绿色勾花丝帷幔。缕缕曦微晨光，透过帷幔缝隙轻盈

地照射进来。整个房间，给人以舒适，静雅，温馨之感。雪白的被褥，雪白的枕头，雪白的床架，更使人觉得洁净，清爽。松软的席梦思床旁，一只捷克式多用柜橱。柜橱上喇叭形细瓷插瓶里，一束盛开竞放的鲜花：翠绿欲滴的枝叶衬托猩红，鹅黄，姹紫的花朵，芬芳袭人，色彩悦目……他纳闷了：是神话里的妙域仙境？是倩女的深闺秀阁？是富商巨贾的重宅别墅？他正欲欠身看个究竟，却被悄悄伸过来的一只手轻轻按住了：

“尤船医，你刚刚动过手术，医生说……”

尤俊转脸看时，是同船的电报助理员温嘉良。他说话的声音柔顺，面部浮现着诚挚、关切的微笑。

尤俊明白了，自己已住进了医院。不觉抚按了下腹部，经验告诉他，阑尾手术是及时的，精良的。顿时，他感到心情好多了，身上也似乎有了力气。他以感激的目光望着坐在床旁方凳上的温嘉良，不无怀念地问：

“温报助，咱们的‘长城’号，现在……？”

“已经开走了。”温嘉良答。

“噢……”

他低吟着，似有些难言的怅惘。他隐隐记得，他是在船上发病的。剧烈的疼痛使他失去了知觉，是怎样送下船来的，已无从追忆。但，他是希望手术后能回到船上休养的。这倒不是因为船上的条件比陆地医院好，而是他知道，这一航次的目的港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。他早就从心里向往这座举世瞩目的著名港口了。说心里话，他之所以不惜风吹浪打，颠颠簸簸，冒着生命危险应聘到远洋船上来，主要目的是想借此周游世界。他从小喜动好玩，长大后，一有机会便

到处跑。不客气地讲，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的大部分商埠重镇、名胜古迹，他都到过了。逢人便可夸夸其谈。渐渐他又感到不满足，想到国外“开开眼界”了。真是天从人愿，适逢远洋运输公司招聘合同船医，满足了他的要求。上船一年多来，他已随船到过东京、纽约、威尼斯、雅加达、新加坡等等许多闻名于世的欧亚、拉美的港口。可惜这次竟失去了到澳洲的良机，怎不令人沮丧、惋惜。

沉吟半晌，他才叹息一声，漫不经心地问温嘉良：

“现在，咱们在哪儿？”

“B·L岛。”

“B·L岛？”尤俊本能地认为，凡是岛子，一准是荒漠、闭塞的，便随口问了句，“怎么跑到这儿来啦？”

和善温顺的温嘉良便尽其所知，向他叙述了他如何昏迷不醒，大伙如何着急，船长又是如何决定送岸治疗的经过。并附带说明，是船上的领导们委托他留下来照料病人的。还告诉他，全船伙伴们都祝愿他安心调养，早日康复，等“长城”号回航挂港时，再来接他。

尤俊是个爱动感情的人。听着温嘉良的讲述，那灵秀的眸子里闪着晶莹的泪光，嘴角不时地抽动。他使劲儿握着温嘉良的手，好长一会儿不曾放开。

温嘉良见他嘴唇有些干燥，便从柜橱上端来杯罨了蜂蜜的牛奶，扶侍他喝了几口。

他舒服地倚偎在床头，微闭双目静躺了一会儿。又侧脸望着温嘉良，悠闲自得地问：

“嘉良，”他亲热地称呼温报助，“你以前来过这B·L岛吗？这地方好玩不？”

“没有，没来过。”温嘉良诚实地回答。但，望望尤俊愁烦的脸色，他又有些不过意了：病人，是不喜欢听他不愿听的话的。于是，便连忙改口道，“我虽没来过B·L岛，可时常听人讲，这座漂浮在印度洋上的小岛，是很有些名气的。一年四季绿树成荫，花开满地，奇峰怪石，层峦叠翠。山坡上，一幢幢幽雅的亭台别墅；海湾边，一片片细软的金色沙滩，是世界一流的海水浴场。无怪有人说它是东南亚一带，不，是闻名全球的旅游避暑胜地……”他虽是电讯专科学校毕业，但对语言修辞也有一定功力。

果然，尤俊的情绪为之一振，手扶床沿，饶有兴致地坐了起来。

为使病人心情舒畅，温嘉良又接上说：“还有，因这岛子地处印度洋、太平洋两大海域的交汇处，面积虽小，海上、天空的交通却十分方便。所以，商业贸易也极为发达，可以说万商云集，财通四方，超级市场、百货大楼，比比皆是。这么说吧，一个小小的B·L岛，论风光，不亚于瑞士、雅典、威尼斯，讲繁华，抵得过东京、巴黎、华盛顿；人称东方小纽约哩……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却有意。心地善良的温报助，为了安慰病人多说了几句，却撩拨得尤俊心里痒痒的。他多想这就下床跑出去，浏览浏览山光水色，逛逛灯红酒绿的闹市，也算不虚此行。于是，便有意问道：

“嘉良，没听这里医生讲，我还得多久才能出院？”

问罢，他又觉得多余了：一个简单的阑尾手术，充其量能住多久。自己不知给别人作过多少次，愈后良好，最多卧床三、两天。

温嘉良正不知如何回答，就听传来几声“咚咚咚”的叩击声。

尤俊本能地望望门口：怪哉！一扇磨花彩色玻璃房门敞开着，并没有人敲门。

稍停，酷似叫门的“咚咚”敲击声，又连续响了几下。

尤俊惊疑地看看温嘉良。温嘉良却并不奇怪，只是冲着那乳白色的墙壁，轻轻应了声：“请进——”

奇迹出现了：那完完整整的一面墙壁，无声无息地裂开了一条缝隙。缝隙渐渐开大，能容得一人出入时，仿佛来自遥远的天边，无形中，一位貌若天仙的美丽女子，飘然步出墙壁……

尤俊被惊呆了，怔怔地瞪着双眼。适才墙壁闪缝时，已使他怦怦心跳。此刻，面对光彩照人的倩女，更使他心猿意马，目光凝滞。啊啊，向他床前走来的，不正是梦中丢失的那妖艳动人的洋女吗？对对，碧眼、金发、秀鼻、樱唇……是她是她！

尤俊不敢细看，压抑着欲火，扭脸向着一边。

“Take your medicine, mcster You!（尤先生，请服药。）”

燕语莺声，唤醒迷梦中的尤俊。幸亏他懂得些英语，语音颤颤地道了声“谢谢”，便趁洋女从托着的玻璃器皿中取药时，贪婪地望着那诱人的美态：一领坦露着大半个前胸的紧身罩衣，裹着那丰腴、圆润的躯体。腰系盘着花结的丝带，充分显示着年轻女性的曲线美。白色罩衣的下摆，仅及隆起的臀部，裸露出一双细腻白嫩的大腿，酥软勾魂，极富性感。幽深湛兰的眸子，细长墨黑的睫毛，动人欲念的芳

唇……魂飞魄散的尤俊不断地咽着口水。

秀美洋女一手撮着几粒药片，一手端只小巧晶莹的玻璃杯子，俯身向着痴迷的“病人”。脸儿相对，四目交视，尤其那双颇具魅力的酥胸，触及尤俊手指时，使他犹如触电一般。慌乱中，一股无以名状的诱惑、快感输入血液，迅即涌满全身。他虽然接触过不少女性，但，如此贴近一个异国女子，还是首次。他索性大着胆子，透过那因弯腰垂下的罩衣，斜眼朝深处看去……他头昏目眩了。几粒药片吞到哪里，自己已无从知晓。洋女却倒是落落大方，毫无顾及，从容中让其看个尽够。尔后，方缓缓托起玻璃器皿，向着她的“病人”莞尔一笑，送去一眼妩媚的秋波，说声“拜拜”，悄然消失到墙壁里……

面对空空荡荡的墙壁，尤俊怅然若失，呆似木鸡，许久没有转过脸来。

“尤船医，该吃午饭了。我去去就来——”

一直坐在床边的温嘉良，站起来说。尤俊如梦初醒，答非所问地：

“刚才那位小姐是……？”

“噢，还忘了告诉你：她是这里的护士，名叫艾莉丝，是专门护理你的。”

尤俊脸上不觉涌出欣喜的微笑。一会儿，又呶嘴指指墙壁，不解地问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温嘉良答，“兴许是这里的现代化设备？反正医生嘱咐过，有什么事要找艾莉丝护士作，只须对着墙壁轻轻一唤，就会来的。”

尤俊恍然若悟，更为欣喜。又问温嘉良：

“你试验过吗？”

“乍来的时候你昏迷不醒，我唤过她几次。”温嘉良答。

“她住在隔壁吗？”

“这可说不准。——我从来没问过。”

“哦哦……”

作为一名医生，尤俊从一些介绍资料上得知：目前，西方国家的医护水准是相当先进、高超的，但却没料到会达到如此程度。不过，此刻占据他整个心灵的，还是那位洋美人儿，那位使他难以忘怀的艾莉丝小姐。他真想立刻对着墙壁喊一声，让她再出来，甚至从此留下不让她走；可是刚刚吃过药，马上又叫不太好。踌躇一下，他又问温嘉良：

“吃饭是不是也可以……？”

“不，你的膳食另有专人调制，会按时送来的。”温嘉良答。

尤俊有些失望，转而问道：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随便到外面买些吃。”

临走前，温嘉良又告诉他：这里不兴陪床。那天小艇把他接来B·L岛，自己便住在离医院两公里的一家价钱便宜的旅馆里。除了出去买饭吃，晚上回去睡觉，大部分时间都守在他身边。前两天他一直昏睡不醒，一步不敢离开；今天醒来了，精神又这样好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他打算这就到电信局去，给船上拍个电报，也好让大伙放心。

这B·L岛，确如温嘉良所说，是印度洋上一座方圆不过

百里的小小岛屿，是印尼群岛数千个岛屿最西端的一个。如果说印尼群岛象只蠕动的花蚕，那么B·L岛便是它舒颈昂首、环顾觅食的慧眼。岛子的面积不大且呈椭圆形，却因经纬度适中，长年保持均衡的气温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。更加雨量适度，河溪纵横，绿树葱葱，青草茵茵，碧波环绕，浪花银嵌，真可谓山光水色，人间仙境。爪哇、马来、缅佬人是这里的原始居民。亘古以来，他们或事农桑或操渔猎，过着蛮荒乐业的生活。偶有远洋航船泊岸，涉足他们的茅舍竹楼，会受到米酒、鲷鱼、椰干的盛情款待。入夜，他们会点燃篝火，为你表演优美抒情的B·L舞，令你身心陶醉，留恋忘返。临别时，他们会赠你延年益寿、象征友谊长青的槟榔果。

日月轮换，时光推移。二十世纪中叶，这颗璀璨的海上明珠，终于被世界发现了。古老大英帝国的王公贵族，来这里建起哥特式典雅行宫；美利坚合众国的百万富翁，来这里修筑造型别致的豪华别墅。紧接着，瑞士、瑞典、德、法、意、日等国的商贾大亨，乃至中东的石油王子，欧美的钢铁、汽车垄断财阀，也纷纷来到自由乐土，避暑谈交易，行乐作生意，好不逍遥自在。于是，酒吧、饭店、舞厅、赌场、咖啡馆、夜总会，应运而生；赛马场、弹子房、桑那浴、按摩室，不一而足，数不胜数。白日里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；“奔驰”、“兰鸟”、“福特”、“皇冠”，五颜六色，咬尾衔接；华灯初上，彩虹闪烁，交响乐、摇滚乐不绝于耳。棕色的、白色的、黄色的、黑色的，世界各类肤色人种擦肩接踵，混杂一起。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马来语、拉丁语，交相使用。这里是成功者的天堂，失败者的地狱。富豪可一

掷千金，纵情肆欲；穷汉则潦倒萎靡，无立锥之地。享乐掩盖着丑恶，繁华孕育着灾难。

船医尤俊住进的是一家名叫“欧里昂”的私人医院。由一位来自西雅图的心理、医学博士欧里昂执业经营。除他自任院长、医师之外，其他护理、杂役人员，均由当地雇佣。“欧里昂”名为医院，实则除了门诊、手术室，仅有两套单人病房。这里的设备堪称世界一流，一切设施均由电脑操纵。尤其那两套单人病房，系由欧里昂博士积大半生之经验，独出心裁，绘图设计，监督营造。可谓苦心孤诣，绞尽脑汁。这两套病房，不仅阳光充足，通风良好，恒温空调、闭路电视、遥控照明等现代化装备应有尽有。而且异乎寻常、别具一格的是，一旦住进欧里昂这套病房，立刻会使你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，既摆脱了市井的嘈杂、喧嚣、纷乱，也不是那种与世隔绝的孤寂，无聊、空虚之地。它通过一些花样翻新的装修，出乎意料的设计，巧妙绝伦的安排，使住到这里的人，既能忘却肉体的痛疼，心理的苦闷，世俗的烦恼，又可得到奇遇般的欢愉，从未有过的满足。因而，与其说“欧里昂”是一所疗治疾患的医院，勿宁说是一间娱乐人生、修复欲望的微形休养所。这在B·L岛是独树一帜、绝无仅有、远近闻名的。它的收费也是异常昂贵的，只有某些特殊人物方敢问津。

这一切，驻B·L岛的“外轮代理”——一位来自雅加达的航务商人是十分清楚的。那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远洋货轮的随船医生，何以有这种殊荣？其一，阑尾手术，要求紧迫，“欧里昂”当即可住；其二，花钱多少，勿需他点出钞票，打发病家满意，何乐不为？

尤俊的阑尾手术是用先进的激光进行的。既无痛苦也不必长期住院。可是，为了等候“长城”号返航，他还是要求继续留在“欧里昂”。更要紧的是，自从那天见到了漂亮洋女艾莉丝，他就像丢魂落魄似的，一刻也忘不掉，总想有机会再看上一眼。

按照“欧里昂”的规定，病愈后便不再查房，给药，仅有值班医生通过闭路电视屏幕作些观察，调济饮食，加强营养。

每天一早跑来的温嘉良，见此情景分外高兴，从心里盼着“长城”号快些回航。在这异国他乡，语言不通，生活不便，着实不习惯。可是，他扳着指头算算，即使紧跑紧撵，少数也得五天之后，大船才能回挂B·L岛。他早添的额前几道皱纹，此时显得更粗更深了。

相反，尤俊却是沉得住气的。一时见不到艾莉丝，能出去逛逛，看看那花花世界，也是一种满足。然而，他担心提出来，日后一旦温报助多嘴，在领导面前打了他的报告，说不准又得挨批。那些人的古板，保守，他是深知的。因此，他有意绕着圈子，说：

“嘉良，真是对你不起。为了陪我，害得你整天闷坐着，也捞不着出去玩玩……”

此刻，他多么希望温嘉良接过去说：好吧，反正你病也好了，一块儿出去散散心，别再憋出啥病来。怎奈这榆木疙瘩凿不开，吭吭嗤嗤好长一会，才道：

“看你尤船医，话说哪去啦。俺是受全船委托来照料您的。只要你病好了比什么都好。——再说，我这人从小腿懒，到哪儿都不愿逛。”

温嘉良说得既诚心又实在，把尤俊的圈子给堵死了，噎得他半晌没回上话来，心里暗暗诅咒：真是个地道的老杆！但却仍不死心，转转眼珠儿又道：

“温老兄，你这观点小弟可不敢苟同。人生在世走南闯北，酸甜苦辣，图个啥？——尤其干咱们这一行的，风里来浪里去，撇家舍业，说不准哪一天……”他望一眼依然无动于衷的温嘉良，情真意切地接上说，“就拿这次小弟生病说吧，要不是治得快，死在海上谁知情？谁可怜？我还是欣赏曹操的那句话：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趁年轻玩玩乐乐，岂不白活一场！”见对方仍是木木呆呆坐着，又补充道：“何况，咱们的职业给咱提供了方便，不逛白不逛。”

仿佛听懂又似没听懂，温嘉良只是“嘻嘻嘻嘻”地笑。

对牛弹琴！尤俊挺不高兴地侧身扭过脸去，把个冷冷的脊背给了温嘉良。

其实，温嘉良并不糊涂。尤俊的话中话，他完全听得出。可是，根据他的病情适合不适合出去跑，跑出去会不会惹出乱子，他心里还没底。别看他跟尤俊同船一年多了，可平日交往不多，彼此还不真正了解。万一因此病情恶化，或是出点岔子，便不好交待了。尤其一想到临下船时，祝政委再三嘱咐：你是代表全船去照料尤船医的，这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，只能作好不准办坏。他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了。同时他也看得出来，祝政委跟尤船医的关系绝非一般；如在治病期间惹得尤船医不满，回船后也没他的好果子吃。思来想去，左右为难。踌躇一会儿，才试探着问：

“尤船医，你要躺得实在心烦，我扶你在房间里走走好不好？”

“哼！”

尤俊哼了下鼻子，照样侧身躺着未动。

“要不，打开电视看看？”温嘉良又问。

这倒正中尤俊下怀。在国内时，常听说西方的电视节目颇具刺激：凶杀、打斗、裸体、性感。可惜上船一年多了，不仅在船上，即使靠港下地，还从未有机会看过。或许在B·L岛会满足这一欲望的。反正又不是自己要看的，日后追查起来自然有人垫背。于是，他转过身，点点头，欠身倚在床头上。

温嘉良早留意过，房间角落里有台24吋遥控彩电。见尤俊尚感兴趣，便连忙取过遥控器，揿动开关按钮。与此同时，落地窗帷幔徐徐关闭，天花板的伞形吊灯亮起柔淡黄色的光，电视屏幕上显示出一幅幅色彩逼真、图象清晰田野风光。视野开阔，层次分明：葱绿的远山，近处的村落，小桥流水，曲径枫林，禽鸟鸣啭，赏心悦目，仿佛身临其境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栩栩如生的景象尚在不停地变化、转动，犹如乘坐在行进舟车上凭窗眺望：一忽儿田园农舍，一忽儿渔港归帆，一忽儿牧场畜群，一忽儿高原森林……目不暇接，美不胜收。

温嘉良聚精会神，看得津津有味，不断发出“啧啧”的赞许。尤俊却渐渐感到乏味，大失所望了。扭过头去不屑一顾地：

“关掉关掉！到处可见，有啥意思？”

温嘉良正欲遵命揿动按钮。骤然间，电视图象消失了，